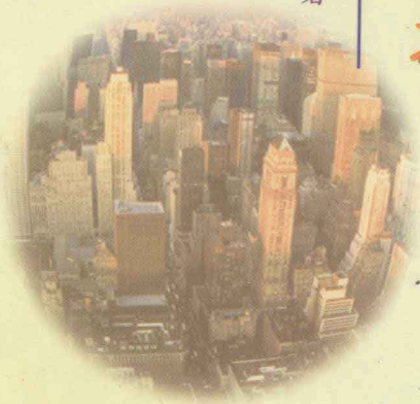


潮汐散文丛书

暖凉集

王秋海
李虹
周维强
著



海潮出版社

●《潮汐》散文丛书

暖 凉 集

王秋海 李虹 周维强 著

海潮出版社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暖凉集/王秋海等著. —北京:海潮出版社,1999.3
ISBN 7-80151-152-2

I. 暖…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5677 号

暖 凉 集

王秋海 李虹 周维强 著

*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编:100841)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98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151-152-2/I·30

定价:12.00 元

目 录

不识西风亦暖凉·····	王秋海
美国赌城中的华人·····	(3)
与犯罪擦边而过·····	(7)
美国的女子学院·····	(11)
空姐儿·女秘·终身教职·····	(15)
老美未必守信·····	(18)
大白菜和西餐·····	(20)
美国人爱“吃冰”·····	(22)
麦当劳变奏·····	(24)
不识西风亦暖凉·····	(26)
乐中含酸·····	(29)
媒体的力量·····	(31)
“国防绿”时髦·····	(33)
感受真情·····	(35)
感悟秋天·····	(37)
现代诗的窘迫·····	(39)
牵挂·····	(41)
“心灵”社交·····	(43)

从焚烧国旗说开去·····	(45)
所谓的尴尬·····	(47)
解忧去饭店·····	(49)
无法逃避·····	(51)
隔与不隔·····	(53)
“宰”不单行·····	(55)
随风而逝····· 李 虹	
停下来,聆听 ·····	(59)
情人与罂粟花·····	(62)
再唱一万遍·····	(67)
春天的情绪·····	(71)
黄昏烟雨·····	(74)
流动的风景·····	(80)
流行歌曲与瞬间体验·····	(86)
逃避告别·····	(90)
说窗·····	(94)
女人的“被遗弃”情结·····	(97)
“旁听”夫妻知心话 ·····	(101)
关于舞伴的偏执 ·····	(104)
感受“都市狂暴” ·····	(107)
西藏:怀念之中的隔绝·····	(111)
童年回放 ·····	(116)
雪夜寄相思 ·····	(122)
告别往昔 ·····	(127)

女人与写作	(130)
爱情白日梦	(133)
楼外楼随笔	周维强
飞行随笔	(139)
植物园·闲适·人性	(143)
生命之树常青	(145)
秋天·江南·文人	(147)
纵横四海	(149)
另一种温暖	(151)
走过北山路	(153)
亦剑亦箫说董桥	(154)
灿烂童心	(157)
孩子登高	(160)
江山可爱	(162)
一件旧闻的联想	(164)
辜鸿铭的“警世通言”	(167)
《四库全书》还剩几行字	(169)
自大成癖的乾隆	(171)
权臣和珅	(174)
孔祥熙“理财”	(177)
差别之美	(179)
丰子恺与缘缘堂	(181)
张元济的故事	(183)

不识西风亦暖凉

王秋海

美国赌城中的华人

美国赌城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拉斯维加斯，然而你要是去东部旅游或工作，到位于西部的拉斯维加斯就比较远，甚为不便。似乎是为了让美国所有人都有机会发泄赌瘾似的，东部沿大西洋海边也有一座颇富盛名的赌城——大西洋城，它大概是仅次于拉斯维加斯的全美第二大赌城了。

其实这座城除了十几座颇为壮观的“赌厦”外，城区颇为破烂不堪，昏黯褪色的街道和楼房几乎全由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裔的人居住，市容的肮脏和高犯罪率与富丽堂皇的赌厦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座座赌厦很会选择地界，鳞次栉比地沿大西洋海滨建成。与赌厦“共舞”多年的海滩仍保持着一派天然情趣，没有人工的浴场，这恐怕与去那里的人都是为了赌而不洗海水浴有关。海边有一条长长的木板铺就的甬道，旁边是各色卖纪念品的店铺、小吃铺和稀奇古怪的娱乐场所。也有不赌的人，专门到那里去看海，看海滩上忽起忽落的海鸥，看灰白的波浪涛生涛灭。抑或什么都不看，沿甬道散步或坐在长凳上晒太阳养神，也别有一番心旷神怡的惬意。

赌场的外观与豪华的写字楼或饭店无甚两样，只是夜晚才显出它们的“庐山真面目”来。届时一片灯红酒绿，耀眼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烁，在城郊就可以窥见它们的光彩。一般的赌场内部都很大，进入时有传送带电梯，里面每个赌区也都由甬道连接而成。“一家赌场一座城”，此话的确不假，里面设有餐厅、厕所、剧

场、休息厅等，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赌场老板的生意算做到了家，把赌客的一切需求都考虑到了，除上述设施外，赌场自己还拥有星级饭店，既可供瘾大的赌客过夜，也让投赌多的人免费住宿。一般赌场内装饰豪华，地面是地毯，台面是大理石，所有设备都清一色镀着熠熠闪光的黄铜。尤其里面的洗手间，可谓一尘不染，比五星级饭店的厕所还要五星级。

赌场内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乌七八糟，甚至满目色情。恰恰相反，服务小姐都衣冠整饬，赌客们的秩序也井井有条，连大声喧哗的声音都没有。其实美国的法律很严，年龄不满18岁者是不让入内的，有人赌赢了大钱亦不必发愁被抢，专有保镖护送赢家直到他钻进自己的车子为止。正因为赌场无形之中提供了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又有保安人员昼夜不停地在里面来回巡视，不少无家可归的人便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每晚都溜进来蜷缩在休息厅里眯觉。然而他们并不能睡得安稳，因为凡被保安人员发现就会被“驱逐出境”。这是为了要保障赌场客人的心理安全感和视觉上的美感。

一次，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黑人缩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保安人员走到他跟前让他离开。也许他已几夜未眠，太困了，喊叫声愣是不能把他唤醒。保安人员于是用手掌玩命敲打黑人头部上方的墙壁，仍是不醒，又敲打他坐的椅角，依旧无效，于是摊开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走开了。倘若他用手去捅黑人，便会犯人身攻击的嫌疑，黑人就能告他，这便是法律的威慑力所在。最后，他和另一名同伴反复来了几次，采用同样的办法，在众人围观的情况下，终于把黑人唤醒，客客气气地“请”他出去，后者站起来仍是步履蹒跚，一副睡着的模样。围观的人像看完一场戏似地做鸟兽散，我看见当中掺杂着不少华人。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接着去赌，而是三三两两地歪靠在椅背上，或一手支颐歪头打

盹，或闲聊；有几个老太太脚边还放着大包小包，从中拿出水果或食品，不紧不慢地吃完后亦歪头假寐。他（她）们大多入睡的本事很强，半分钟就能睡着，被保安人员“骚扰”完后（场内不让睡觉，但他们有来赌场的乘车票不会被赶走）立马还能入睡，像在此过惯了似的。

我与一位面带菜色的50来岁姓周的人聊了一阵，方知个中缘由。原来这些华人基本来自纽约的唐人街，坐车来大西洋城大约三个来钟头。车票是十来个美元（依去哪家赌场而不同），但下车时赌场却倒找给每位赌客三十来美元，所以去一次等于白赚一笔小钱。赌场的用心不言而喻，是为了抛出诱饵，鼓励赌客常来光顾。一般到赌场后，必须要在里面呆满五六个小时才能再跟车回去。相当一部分华人回去后便抓紧时间稍事休息，呷几口茶，就又乘下一班车返回来再挣十来个美金。如此反复，可以很长时间不分昼夜进出赌城。周先生对我说，他们之所以能熬下来，是因为往返途中的6个小时正好提供了睡觉的时机。

正聊间，只见一位老太太神情沮丧地趔了过来，一屁股坐下后悲哀地诉说，刚才打盹没留意，放在贴身钱袋里的几十美元不翼而飞，几天来辛苦熬夜跑赌场的钱算是泡汤了。她操一口上海腔，说子女都工作很忙，自己一个人呆着也是呆着，不如来此“挣”点零花钱补贴拮据的生活，说着便现出泫然泪下的样子。以此法挣钱的大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他们来美后打了半辈子工，再也干不动了，有这样一个空子，干吗不钻？何况缺点觉与他们过去捱过的苦力活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小菜一碟。但实际上他们都面容憔悴，步态歪斜，自欺欺人地用另一种方式摧残着自己已步入老年的身体。

对此他们似乎也明白，周先生哀叹这样的生活方式出于无奈，他撩起袖子，让我看他胳膊上一块烫伤，说那是他在南方一

家餐馆打工时烙下的伤疤。他原在中国的一个机关工作，因看不惯人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相互整人的政治运动，赌气之下来到了美国，但也没想到熬到这把岁数了竟也是晚景凄然，比过去的打工好不到哪去。他指指犄角一个正酣睡的小青年说：“不光是我们这岁数的人玩这种游戏，喏，他是个研究生，为赌钱把学费赌光了，如今只好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一边是财源滚滚的赌窟，一边是这些惨淡经营着人生的小人物，这之间的对照令人凄惻。坐车回去的路上看报，上载一美国老姬要上告新泽西州政府（大西洋城属新泽西管辖），因政府勒令她搬离她住了一辈子的祖传住房，理由是赌场将计划扩建。局外人要是知晓赌场每年上交州政府的可观税金，对政府的蛮横和不讲人情也就见怪不怪了。

回首望着渐渐远去的赌城灯火和一车的华人兄弟，心忖我那被老虎机吞去的 30 美元或许已流入在座的某一个的腰包里了吧。

与犯罪擦边而过

美国纽约俗称“大苹果”，在很大层面上代表着美国的文明和活力，其高大矗立在东河之上的自由女神像几百年来一直是美国所谓民主自由的象征。

美国人的心目中，只有在纽约成功了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只有跻身纽约的演艺、新闻、报业、服装、出版、化妆、金融界才算是真正的辉煌。曼哈顿如烟如织的高楼大厦昼夜不停地闪烁着靓丽迷人的灯火，真正的美国梦便是由它们的五彩缤纷编织而成。

纽约人的冷漠无情在全美国是出了名的，不过纽约人管这叫 cool（有派），正好与冷酷谐音。他们管住在别的地方的人叫乡下人，因为他们有三座高度达 120 米的大厦。每日清晨，这三座大厦都消隐在云雾之中，以万能的姿态俯视芸芸众生。“帝国大厦”，冲那名字也得将小地方的人吓个半死！你走在第五大道上，不光那里的总领世界潮流、价格不菲的服装店对你昂起傲慢的头颅，身穿皮夹克、脸妆画成冷蜡人的少女们也向你昭示着这里从来就是她们的领地，你只是匆匆一过客而已。

纽约人不屑开车，凭什么？我们有世界最庞大的地铁体系，贯穿全市，地下三层，俨然一立体地下城。潇洒地到得地下，嘴里嚼着口香糖，将 1.5 美元往小亭子里一攒，眼脸抬都不抬，之后几靴子就跨进车厢里，悠然自在的坐在白炽的灯光下欣赏紫色的手指甲，那份倜傥的都市味别处有吗？

不过曾几何时，这已是昔日的荣光，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

美国大都小市早已沦为穷酸酸的少数族裔的栖息地，纽约也不能免俗。新来乍到的人都往大城市涌，原因很显明：好找工作，生存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于是纽约街上涌动着的人头由白色变为黑色、黄色，橄榄色……白人被渐渐挤出了城区，搬到了市郊或更远的地方，每天开很长时间的车子上下班。原因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们和新移民的孩子们搅在一起，担心他们的安全。

从此纽约的形象变了，变得粗俗、低档次，混乱和肮脏，尽管《纽约时报》、《纽约人》等高品质报刊仍在那里生产着，白人们仍会偶尔驱车去百老汇看场歌舞剧。一般的美国人每次听说我要去纽约都多少会现出惊恐状，尤其是妇女，无论她们受过多高的教育。先是劝我不要去，不遂后，再劝我千万不要坐纽约的地铁，说那里天天都杀人。我只能一笑置之，谁让我已去过多次了呢？我知道相当多的美国人从未去过纽约，也没有去的打算，即使去过的也都躲在车子里，看完歌舞剧后匆匆返回。一个跟我很要好的美国文学博士对我说：“每次从纽约回来我都觉得身上很脏”。我的房东的妈妈更有趣，说纽约人天天都吃维生素片，因为纽约的楼太高，挡住了阳光，人缺维生素就得病。她说的一脸的认真，让我哭笑不得。

这是纽约的悲哀，也是大多数美国城市的悲哀，纽约还算好的，仍有着上百家的各国餐馆，有华尔街，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有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梅西商店，而包括费城在内的许多地方早已成了ghost city(鬼城)，残垣破壁中只剩下了一些观光的游客。城市文化的分流造就了美国新的乡镇文化，纽约的光环也随之而黯淡下去，其实纽约的犯罪率并非像许多美国中产阶级想象的那么严重，就地铁而言，那里每日的吞吐量大得惊人，而按犯罪的比例来看，应该说是微乎其微了。换言之，把纽约的地铁与犯罪联系起来已成为美国的一个神话，信奉者趋之若鹜。

在坐了无数次的纽约地铁后，一天晚上我和一位美国教授夫妇去看艺术品展览会，地点在曼哈顿下区，靠近比较乱的唐人街和 Soho（艺术家聚集地）。展览地点有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队演奏，近子夜时分，我们出来朝 Soho 漫步而行，大街上灯火辉煌，留着长发的小年轻玩着滑板，时不时从我们身旁嗖地划过去；同性恋酒吧里透出黯淡的光线，对对“恋人”拥着跳贴面舞。街边啤酒馆坐满了年轻人，他们脚下卧着的条条大狗用明亮的眼睛盯着我们，倒也井水不犯河水。等我们散步到西南部坐上地铁时，已是夜里一两点钟了。地铁站的灯火黄惨惨的，长凳上稀稀落落地歪着一些人，根本没有什么恐惧感。

倒是有一天翻看《纽约时报》，说前一天晚上卖票的人违反规定走出了装有防弹玻璃的小亭子，结果被人开枪打死，售票亭里的钱被洗劫一空。罪犯使了个花招，假装进地铁的转动杆推不动，将卖票的引诱出来。我几天前的晚上还经过了那一站，不禁心里升起一丝寒意。

还有一次是在我经常乘坐的繁华线路，一个人要下车，请前面的人稍让一下，不料门刚一开，前面那位左手一抬，后面那人的脸颊上便划上一条刀印儿，据说缝了好几针。真要是想犯罪，什么地方都可能发生，不必非局限在地铁。1997 年初，一个由中东去美国的人爬上帝国大厦的 86 层，用从佛罗里达买来的一杆自动步枪打死几名无辜的游客，骇人听闻。我是在事发后的第四天去那里的，底层开始了 X 光检查手续，排起了长龙，大厦只开放到 86 层，然而游客仍是络绎不绝，站在上面，面对不久前刚刚洒过鲜血的地方，观光的人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响，依旧拍照谈笑，指点“大苹果”，仿佛一切都已成遥远的过去。

再有我去中央公园是乘观光马车进去的，没敢以步当车，独自在里面溜达，原因是信了美国人的神话，以为里面打劫成风。

其实在美一年期间，只有一次听说有两个一男一女的中学生在中央公园玩到深夜，后遇到一个他们相识的成人酒鬼，觉得他挺讨厌，用刀子把酒鬼活活捅死了。警察后来问他们的杀人动机，只是说觉得挺无聊。

我庆幸自己在纽约逗留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虽然身边时常有人在犯罪中死伤。我想大多数人也未被犯罪波及，真正不幸的人毕竟是少数。纽约地铁犯罪的神话是许多美国人大脑中的产物，这反映出了他们对新移民的一种心态。不可否认，移民的数量确正在影响着美国城镇的分布状态，影响着美国的教育、文化和种族政策。一次我在地铁上遇到一位白人老太太，那是从皇后区开往曼哈顿的7号地铁，正值早上上班的高峰期，车厢里大都是家住皇后前往曼哈顿打工的中国人。因行程要开40分钟，身宽体胖的老太太便觉得站的很乏，于是两眼紧盯着座位，只要有下车的她就冲过去。然而直至倒数第二站时才终于坐了下来，便没好气地问旁边的一个人：“你们都是中国人吧？”那人愣愣神，用拙劣的英语说：“我是朝鲜人。”

从老太太狐疑和困惑的目光中，我仿佛觉察到了点什么。对移民族的多多少少的恐惧和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已深深植入多数美国人的心中。种族歧视的法律早已健全，白人们当今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少数族裔敬而远之。疏远造成了隔膜，隔膜滋生了敌视，而敌视却是以认为对方粗俗好犯罪的心理为开始的。倘若有一天纽约不再能见到白人的面孔，代表美国支柱的白人中产阶级还能不能再寻觅到一处像纽约那样具有强烈凝聚力和文化渗透力的象征呢？他们或许只能以创造神话来给自己找出一条退路吧。

美国的女子学院

一次与一位澳大利亚的大学教师闲聊，话题扯到了美国，她不经意地冒出一句“美国人都很保守”，令我颇有些愕然。我愕然是因为她的观点和我不谋而合。于是我好奇的追问她结论由何而来，她神兮兮的笑答：别忘了，我们澳洲人是囚徒的后裔，而美国的祖先是笃信宗教的清教徒。

答案虽简单，却道出了一定的真谛。追踪美国的媒体，你就会发现上述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如美国对堕胎问题就极为敏感，有许多宗教组织对堕胎大肆反对，弄到使其上升为政治问题，连美国总统和国会都要为之大伤脑筋，不要说做堕胎手术不易，就连堕胎药的进口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从六十年代起，美国随着公路和汽车的普及，白人开始了从城市移往郊区或乡村的大迁移，把大城市留给了日益增多的少数民族裔，因为白人惧怕那里与日俱增的吸毒和其他犯罪现象。迁移的结果促成了美国乡村和城市的一体化，往日的乡村墟变成绿草如茵、布满星罗棋布小洋房的白人中产阶级社区，超市连锁店的建立更为远离城市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从大都市的自愿放逐将美国几百年的保守宗教传统又因势利导地沿袭下来，白人田园诗般的生活圈子里再度以教堂为主轴，淡忘了城市夜总会的喧嚣和浮躁，更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出了一个宁静、没有霓虹灯的简单淡泊的生活方式。

为此，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整日花天